

【藝評台 2010 專輯】

【優選】

記憶的豐饒或艱難——讀李永平《大河盡頭》上下卷

作者 | 朱宥勳 (1988-)

馬華旅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李永平終於在今年九月推出了《大河盡頭》下卷，並且與改版過後的上卷一同出版，完成這部近千頁的大作。無論規模還是寫作企圖，這本書都堪稱今年度華文最重量級的小說之一。面對這座龐大的「文字雨林」，這篇短文試圖從王德威教授分別為上下卷所撰的序論出發（〈大河的盡頭，就是源頭〉以及〈婆羅洲的「魔山」〉），延伸討論其中的觀點。在這兩篇論述中，這部有著標準大河小說公式可以讀作一個作家「為自己及為讀者所寫下的『前傳』」（上卷頁 13），它是探險的文學，亦是關於文學的探險。我同意這種閱讀視角，但我想透過一些文本細節來展開另一種可能的「前傳」版本。

《大河盡頭》敘述一趟沿婆羅洲大河而上，追尋雨林深處「聖山」（亦即當地土著傳說中「生命的源頭」）的旅程。但在故事的最初，年少的敘事者永便從一名資深探險家口中聽到：「生命的源頭，永，不就是一堆石頭、交媾和死亡。」（上卷頁 126）這句將反覆出現的話成為貫串小說一千多頁的符咒，既是有待印證或推翻的預言（在聖山上，真的只有這些而已嗎？），也是整趟旅途的情節濃縮提綱（交媾和死亡：沿途來自少女 / 少婦無盡的綺麗誘惑，以及凶險血腥的危機）。然而我們不能僅止於表面的意義：該怎麼解釋這句被作者明示暗示，無所不用其極花了厚厚兩本書去說清楚的話？

王德威教授在下卷序論〈婆羅洲的「魔山」〉中指出，李永平正是以其豐饒的愛欲與創作力來證明，除了石頭、交媾、死亡之外，生命的源頭還有些別的（下卷頁 9）。但讓我們再細看這句話裡面的三個意象吧。首先是死亡與交媾，它們所指涉的是生命兩端的典型狀態，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的核心關懷並無新奇之處。卡爾維諾在《如果在冬夜，一個旅人》這部徹底解構各種小說成規，訴說「小說就是這麼回事」的小說結尾的一句話是最精準的概括：「一切故事所指涉的終極意義有兩個層面：生命的延續以及死亡的不可避免。」真正引人注目的是「石頭」。這項突兀插入的意象，在「不就是一堆……」的語氣下，似乎隱隱暗示了一種不可為的荒蕪，而且這種荒蕪被列出來與（老調重彈的）交媾、死亡並置。在王德威教授的論述裡，這本小說所達致的豐厚成就直接反駁了資深探險家所表達的荒蕪感。至少至少，在抵達源頭之後，我們有了這本小說，以及一位小說家。然而，文學創作的成果真的成功擊倒了荒蕪感嗎？——或者問得保守一些：小說家真的認為文學創作可以擊倒荒蕪感嗎？對照結局來看，資深探險家的預言不但沒有被推翻，反而一項一項的驗證了。那

座聖山雜亂地堆著石頭和骷髏，而在小說的最後，少年永「進入」了姑媽的身體。

我們可以在大祿士·畢嗨這位來去神秘的達雅克青年身上找到解讀的鑰匙。在上卷之中，他略施巧計灌醉了整個探險隊的男士，並且疑似傳染梅毒給這些人，讓探險隊在恐懼中分崩離析，唯獨放過了永。直到下卷中段，畢嗨又突然出現在永面前，向他解釋和永分道揚鑣之後發生的故事。畢嗨先問永是否記得一隻被探險隊虐殺的狗，永回答：「永遠記得。」畢嗨之後的回應至為關鍵：

你有良心和好記性。你不敢忘記。……否則，永，那晚在甘榜伊丹渡口，你早就成為伊班豬瘟神西菲利斯的祭品了。（下卷頁 204）

畢嗨解釋了為什麼當初他會放過永，也從此開始敘述一段永缺席的故事。敘述到一半，他再次強調「你不可以忘記」（下卷頁 209），更進一步威脅永將來必須把這些事情寫下來，「任何細節（無論有多悲慘血腥）都不得遺漏地寫出來。」（下卷頁 209）。「記得」突然成為最高分貝的要求，並且將記憶與寫作強力地勾連在一起。從結構上看，這本小說是一部敘述年少探經歷的「回憶錄」，為回憶穿針引線的正是「傾聽者—領路鳥」朱鴿。小說在此點出了寫作的源頭與本質：寫作本來就是回憶的加工、組合、變形，小說家的寫作即是一種回憶的誇飾表演。於是我們也可以理解這本書為何如此著迷於描寫色、味、形體細節，並且寫入最不為人所察之處，就算那些細節無關宏旨。不是因為這些細節有什麼目的或意義，構築完整的畫面本身就是目的——因為小說家不敢忘記。因為在那樣凶險的雨林（以及同樣凶險的現世）之中，小說家（及他的小說）所能依恃存活的，唯有「記得」而已了。

黃錦樹教授曾經在〈漫遊者、象徵契約與卑賤物——論李永平的「海東春秋」〉一文中指出，朱天心的書寫核心是「為什麼只有我記得？」而李永平便是「為什麼只有我在乎？」對小說家來說，記得與在乎根本是一組互為因果的循環概念。然而《大河盡頭》微妙地寫出了一種「記憶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並存」的情況。讀者一定會注意到，小說鋪排了許多充滿細節的、瑰麗的場景，幾乎讓人覺得看到敘事者記憶的殷切意願及驚人能力。但在那之後，那個場景往往就會十數次地在往後的篇章裡出現，而且這出現不是變奏，而是重新演奏相同字句。讀者初讀或許會覺得，作家的回憶果然豐碩，色香俱在，十分立體。但在十數次的重複之後，不必諱言，大多讀者大概已經感受到深深的疲憊：怎麼又是這段一模一樣的？這不斷重複的形式掏空了精細細節所帶來的實感，它暗示我們，在豐碩的表象之下，回憶其實十分貧弱：之所以鉅細靡遺，是因為只有這麼多了。初見場景的震驚已是全部，如同顧城〈麥田〉的詩句：「花全開了 / 開得到處都是 / 後來就很孤單。」後面的重複，就很孤單。

於是我們可以回到「石頭、交媾和死亡」這三個意象，以及其背後對文學寫作的思考了。王德威教授指出，文學寫作——以及它所依憑的記憶——就是

在那荒蕪之外的「還有些什麼」。但我認為《大河盡頭》卻可能讀出另外一種意思，透過結局對「除此無他」的肯定，以及書寫形式上強迫症似的重複，小說點出的是：無論老浪子如何華麗地對著朱鴿寫作他的回憶，在這華麗之中以及之後其實蘊含了寫作與回憶的艱難。這本小說弔詭地用長篇巨製的物理形式（驚人的頁數、字數……）去寫一種不可寫。它強調的每一個細節都在提醒我們，除了這些細節以外一無所有，還有更多的早就散逸流失了，而畢嗨的威脅言猶在耳。推動這本小說的與其說是敘事的慾望，倒不如說是敘事的焦慮——在小說大河的下一個彎道，萬一領路鳥沒有等在那裡怎麼辦？這本書最深沈的哀傷便自此而來：回憶不可為，但仍需勉力為之，就像乘長舟逆大河而上。但這一次，再沒有強壯的伊班、雅達克、馬當族……的雙腳能抵住時間激流，將小說的長舟推逆回去了。

【評論對象】

活動 / 節目 / 作品名稱

大河盡頭上下卷

作者 / 編導 / 導演 / 策展人

李永平

主辦 / 發行 / 演出 / 出版單位

麥田出版社

發表時間

2010/09/10

【作者自述】

1988年生，現就讀於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，為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國藝會創作補助。出版個人短篇小說集《誤遞》、主編《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》。

【決審評語】

本文深入淺出、旁徵博引探討大河小說的原型、主題、敘事，有助於閱讀，其評論態度嚴謹，見解深刻，論述兼有對話的深度，也提出了對於作品的重新解讀。